

◆金国泉专栏·雷池著录

◆人间小景

◆风雅颂

令人敬畏的婚育习俗(二)

我想在这篇短文中,与大家分享一下过去望江人在生育方面的一些习俗。我总觉得不能简单地称其为陋习,它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

我说的过去,也不是说现在的望江人就完全与之割裂。望江人在对生命的敬畏方面既循规蹈矩,又边循边改,既敬畏又不屑。雷池大地上的生育习俗因而一直茂盛着,主要有以下几个环节:

第一步是报喜。孩子出生后,要报喜。报喜有两种,一种是向祖宗报喜,一种是向娘家报喜,特别是头胎子女生下后。向祖宗报喜就是提着香纸爆竹及酒肉等到祖坟上去烧香磕头,向祖宗报告家中添了下一代。向娘家报喜就是,孩子父亲要备好礼物到岳丈家报喜。这个习俗至今仍然在全县范围内通行着,且礼物比过去要厚重得多。

第二步洗三朝。我原来以为是叫洗三澡,顾名思义的想法,因为孩子生下第三天要洗澡。洗三朝要用艾水洗浴,这很科学。望江人在每年的端午插艾,艾在屋檐下晒干后,家家户户都把它收藏好,或自己家中备用,或给邻里亲戚。洗三朝的水中要放秤砣、铜钱等。洗浴后,要为孩子扑粉,穿“毛衫衣”,然后请“接生家(音ga)婆”(助产妇)吃酒饭,向左邻右舍每家每户送糖面。糖面就是在煮熟的面条上放一勺糖,要知道,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糖是非常珍贵的,不是随便能买到的。

第三步做家婆。孩子出生后,亲戚家要送“月子礼”,有的乡镇叫“送粥米”。一般礼品是糖、面、老母鸡、布料或衣帽鞋袜。头胎孩子,娘家特别隆重、讲究。要送老母鸡、鸡蛋、面、红糖,还要送箩筐桶(摇篮)、箩筐被(包括冬季与夏季)、孩子衣服(周岁内的衣服基本包括)、见面红包,这叫“做家婆”。回赠的是炒米糖、花生、蚕豆、糖果等,这叫“回箩”。送“月子礼”和“做家婆”都要在孩子满月后进行。一般绝对不会孩子满月后,如果这样,就停常理。

第四步送奶。这个习俗不是每家都有,它是针对没有奶水的产妇而需要走的一步棋。月子里,如果有生人进入产妇房间(卧室),恰好产妇奶水不多,家人就认定奶水被那个生人采去了。家人便通过侧面(现代社会叫第三方)通知对方,送点食物给产妇吃,叫“送奶”,意思就是把带走的奶水送回来。也有的产妇孩子出生便无奶,于是叫娘家送些食物去,也叫“送奶”。此俗乡村还有。

第五步剃满月头和办满月酒。孩子出生一个月后,便要剃满月头。孩子满月时,要请手艺好的剃头匠为孩子剃满月头,或称为“剃胎毛”。在剃发时,先在水中放入一两枚铜钱,要煮红鸡蛋。剃发后,要将煮熟的红鸡蛋在婴儿的头上轻轻绕滚三次,寓意吉祥和驱“胎毒”。然后母亲将剃去的胎毛留下一小撮用红纸包住,放在衣柜内,保佑孩子快快长大。剃满月头要包红包给剃头匠。孩子剃好满月头后,穿戴整齐,抱到堂轩(客厅)就着祖宗牌位烧香祭祖,并宴请亲友,这叫办满月酒,有的地方还做满月粑。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现在乡村的满月酒,常常左邻右舍都请。

第六步取名。在婴儿出世后一般先都叫毛毛,等满月时,由祖父辈为孩子起名,也有请文化水平高或宗祠的长辈为新生儿号名的。命名的方式大体上有以下几种:一是世序辈分命名,也叫辈序命名,每个姓氏都有一首类似于七言律诗的辈序表,把孩子的辈分作为其名字的头一个字。二是按五行命名,用传统的五行八卦来为子女的八字中所缺之一或二来命名,这种命名多请算命先生来为其子女起名,如其子女缺水或水,则要带木或水的字来命名。三是兄弟姊妹排序命名,即伯仲叔季的顺序命名,这种命名一般是有文化的家庭。也有不这样的,于是一二三四地叫下去。四是假借命名或庇佑命名。如一些家庭一胎开始就生女孩,如连续都是生女孩子,其家人就为小孩子取名为招弟、来弟等,此种情况可能其他地方也有。

第七步做周岁,又叫“抓周”。我常常惊叹过去人对亲戚朋友家的重要事情的记忆力,比如孩子周岁,亲戚朋友都记得清楚明白,不需通知——也不好通知,因为通知等于公开找人家要礼钱,望江系义乡孝乡,此事不可为。大家惊人地准时到达。或许这就是一种精神,一种信誉,一种人与人相处的责任。满周岁那天,大家都赶来送礼祝贺。开席前,家中大人会拿出书本、毛笔、算盘和剪子、针线、尺等物件摆在桌上,让孩子自己去抓,这就是“抓周”。看他抓到哪一种,预测其将来从事哪种职业。如果孩子首先抓了书本、毛笔,全家人便高兴,亲戚朋友也跟着高兴,认为这孩子将来爱读书写字,要点状元。有的人家单传,孩子金贵,便在周岁时给孩子挂长命锁,企盼孩子长命百岁。

近些年,在乡村,孩子周岁生日也同步跟进了现代元素,比如吃生日蛋糕、点蜡烛、唱生日歌等。不过,我反而感觉那气氛显然淡了许多。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散文》《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

别样荣誉

陈田

在我一生中,与地震有过多次交集。1990年,我参加冀东钢铁基地布局选址及京唐港规划可行性研究工作,住在河北乐亭县城两个半月。直到完成研究报告初稿后,才赶回唐山市做些补充调查和座谈。记得头一天,我们参观了唐山地震纪念馆,大地震救灾的那些场景图片,让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其中,有一幅关于唐山城区地震伤亡统计和遇难地点分布图,以及遇难楼层分析图,更是令我感慨,科技救灾工作的严谨性更是一览无余。同事小郭夜不成寐,半夜梦醒大叫:“地震了。”说来也巧,第二天早上七点多钟,唐山突然发生6.2级余震,我也在梦中震醒了。等冲出宾馆,看见空地广场早已挤满避险的人群。事后方知,这也是唐山“7·28”地震后发生的最大地震级的余震,几乎整个唐山市区的人都跑出来了,接待方(市计委)也打算紧急安排我们

去遵化避险。当时,我们中科院地理所这帮老师,有一半是亲历过当年“7·28”唐山大地震的。带队的陆大道老师很紧张,稍加商量就决定撤回北京。事后我们得知,当年“7·28”地震前一天,胡序威、陆大道等前辈老师们也是参加冀东钢铁基地考察,原打算在唐山休整总结,因考虑秦皇岛还有最后一个点,于是临时决定当天下午去秦皇岛,还把随身行李暂时寄托在唐山铁路宾馆,因此躲过那场灾难。团队中北京钢铁设计院的一位副总工程师,因连日奔波疲劳,就留在了唐山。唐山市计委副主任送至秦皇岛后又执意返回。结果地震发生了,这两人就遇难了。因为这个阴影的缘故,陆老师才决意把我们撤回了北京。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那会,我在家里修改德阳市城乡发展规划报告,德阳亦是极重



辛东山下
傅俊珂摄

◆信笔扬尘

踩屎感

子楚

踩屎感是个莫名其妙火起来的词。网络上的解释,是脚底感受到的非常柔软、舒适的触感,就像踩在了某种柔软物质上一样。很多鞋子的广告上都有,似乎成了一种流行。据说,近年来“踩屎感”鞋子在电商平台上销售火爆,有的店铺狂卖10万多件。

仿佛有了踩屎感,鞋子才能足够舒适。这实在让人费解。从逻辑上来看,应该没有人会喜欢踩屎的感觉。我印象中人生不多的一两次踩到屎上,是一种软乎乎、滑腻腻的湿滑感,伴随着难以言表的异味。能够和踩屎感差不多的,就是少年时在小溪里戏水,一只硕大的癞蛤蟆从我的脚背上爬过。一时

间我僵立在水中,如同被电流击中了,半天才感到头皮不再发麻。但无论如何,不算是谁踩到屎不是一件让人身心愉悦的事。

能够脑洞大开,用踩屎感替换舒适感,确实是广告创作者“够胆”。而且从效果来看,目前没有引来消费者的抵触。当然,从厂家的角度来看,鞋子穿一次就扔最好,可以接着卖第二双,也是促进消费。不过正常人买鞋,绝不会冲着穿一次就扔的目标前进。如果一双鞋穿一次就得扔,也绝不会买第二次了。这样大胆用词形容一双鞋子的舒适,感觉颇有点像某些明星的黑粉。可现实是偏偏这些黑粉黑得自然而然,甚至还颇受追捧,就像嘲讽某人说的那样,又菜又爱玩。

仔细想来,唯一和踩屎感有些类似的词,就是走“狗屎运”。只是说狗屎运的人融合了羡慕嫉妒恨的情绪,愤愤地用狗屎来拉低运气的格调。而在广告创作者的眼里,则恰恰相反,“踩屎感”足以抬高鞋子的品质。也许有踩屎感的鞋子,就像鞋子中的臭豆腐,虽然“闻着臭”,但是“用着香”。就像前几年,在网络平台上颇受关注的某某姐姐,虽然长得不好看,又有众多的雷言雷语,却一点不影响网友的围观。或许,这是一种“踩屎感”。

当然,也有专家指出,爆火的“踩屎感”鞋子对脚并不友好,穿久了会对脚有影响。人在正常行走时,脚需要承受两三倍体重。如果跑步,则需要承受约五倍的体重。这时候如果足部压力过大,压力分布不均匀,就会直接导致足部的疲劳、疼痛甚至畸形病变。如果鞋底太软,会削弱对脚的控制能力,增加扭伤和崴脚的风险。“踩屎感”眼下虽说潮流,看来也不能盲目跟风哦!

◆草木情深

霜染菊花肥

王萃芳

读《浮生六记》,读到“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的句子,瞬间有一股清香沁入心脾,那样温暖,那样亲切。在那个故乡的遥远的小山村,老家的篱笆外,那一大丛黄色的菊花,是不是还在开着呢?

家里的新房才建好,四周的围墙还没垒起来,我们就搬进了新房。因为没有围墙,新房子显得特别敞亮。正是春天,母亲在院子四周筑起矮矮的篱笆,在东边开出一块地,翻土,施肥,整平。我问母亲:“这块地要种什么呢?”母亲摸摸我的头说:“姐儿说咱们种什么呢?”我使劲想了想说“种大米”,因为那时候我特别向往每天都吃到白白的喷香的大米饭。“大米种在家里它会很痛苦,因为这里不适合它。”我点点头。母亲说:“我们种花吧,绿绿的叶子开着各色的花,看着舒坦,还有香味儿,多好。”

母亲还从邻居家移栽来好些菊花,挖坑,培土,浇水,不几天,菊花就展出了嫩嫩的绿绿的新芽,母亲说它们和我们一样喜欢新家。初夏时节,菊花已长得十分茂盛了,叶子碧绿碧绿,每一棵都挺拔而窈窕。母亲有时候会望着它们出神,我问母亲:“菊花不开花吗?你看别的花开得多么热闹。”母亲说:“花儿开花不一定非要图热闹,开出自己独有的

风采才是好的。菊花是有风骨的花,所以它开花不是为了图热闹。”母亲的话我听得懵懵懂懂,但我知道菊花一定有和母亲一样的品性,要不然母亲不会那么喜欢它们。

端午前后,母亲剪了一些菊花枝条,扦插在花盆里。我问母亲:“菊花没开花还会活过来吗?”母亲说菊花很坚强,剪下来的枝条不但会活,还会活得比以前壮实,而且花会开得一点也不比地栽的原棵逊色。果然,十几天过去,盆里的菊花就开始吐绿绽翠了。

秋天,其他的草儿花儿渐渐露出衰败之色,菊花却开始孕育花苞了,起初绿绿的、小小的,像极了一个个小绿豆。花苞长到黄豆大小,母亲“狠心地”掐去大部分花蕾,让我十分心疼。母亲说不能贪多,因为它不是千头菊,要是贪多,会失了花色。

秋风凉,菊花终于开了,一朵朵,在凉凉的秋风里,或深红或浅红,每一朵都开得那么欢喜。

父亲看着菊花,总是会说起那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我望着菊花,觉得它很了不起,因为它不怕冷。而母亲看着菊花,总是露出温情的笑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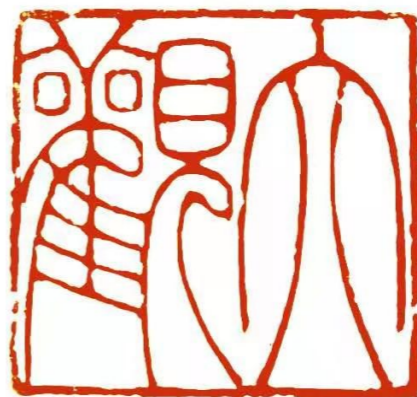
后来知道菊花是“花中隐士”,不畏秋寒,高雅傲霜,而且用途很广,除了用来观赏之外,还可食、可酿、可饮、可药,怪不得

陶渊明如此喜爱它,怪不得母亲如此怜惜它。我也为它心动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抚养我们姐弟长成人,都有了可心的工作、家庭。搬进城里的母亲好几年没种菊花了,她说楼房不风凉,怕难为了菊花。母亲六十岁大寿那年秋天,我特意挑选了几盆上好的菊花带给她,她很喜欢,但花败之后,她执意让我连盆带花送回了花圃。

转眼母亲也离开我们十多年了,听弟弟说母亲坟前长出了几株野生的菊花,我说母亲喜欢菊花,就让它在那里开着吧。脑海里又浮现出童年没有围墙的院子,东篱下的菊花那么欢喜地开着,一股热泪伴着菊花的馨香漾上眼眸。

“篱菊数茎随上下,无心整理任他黄。后先不与时花竞,自吐霜中一段香。”菊花自尊地开着自己的颜色,在寒霜里盎然着,让黯然的暮秋初冬过了些许生机,更肥了我的思思念念。



六尺巷(外一首)

欧阳健子

巷子很窄。很短
宽不过六尺。长不过百米
巷子其实又宽阔 悠长
从大清王朝的背影开始修起
从一封普通的家书的开篇修起
至今一直绵延不断
它的宽广
装得了天下
装得了人间温情
与一颗宽容之心

桐城六尺巷
不仅仅是用青砖
与鹅卵石砌成
更是用礼让 包容 和谐
六个方块汉字的含义砌成
这六个方块汉字比青砖
和鹅卵石分量 重千万倍
每个走过六尺巷的人心中
燃烧起一股海阔天空的火焰

六尺之巷有度又无界
两堵砖墙有形又无形
让一让就天下有道
就像那悬于巷子天空的明月
穿过时间的云层
照亮山河、大地、草木
和每个人的脸额

六尺巷最终砌在人们心中
砌在心胸最为开阔的地带
那首“让它三尺又何妨”的诗
自此就会意境大开
礼让两个字在洁白的石牌坊上
熠熠生光

深秋帖

世界沦陷于
这满地的金黄
你看。秋天正透过一片落叶
浓缩在一棵大树上

不知年代的大树下
鹤发童颜的村庄盘桓而坐
父亲的身影像一片树叶
缓缓落在大地上

如血的残阳缓慢压向
群山环绕的深秋
落叶在空中盘旋
那其实是一只时间的大雁

树叶落下的时候
是一种告别的方式
向天空告别,留下更多的空白
落叶回到土地,回到村庄
和我父亲的身影重叠在一起
盖住死亡和悲伤

秋天呵
请用你的金黄
披在父亲消瘦苍老的脸上
披在他一生耕种的稻田和果园里

出生在春天的人
如果能被秋天接走
那该是多么幸福
生命的意义和轮回
就在于叶落归根

潜阳之歌

徐华东

在时光的长河中徘徊,
我倾听潜阳的低吟。
山川是它起伏的旋律,
绿水是它灵动的音符。

天柱峰的巍峨,刺破苍穹的梦,
古皖文化的底蕴,在岁月里厚重。
田间的稻穗轻轻摇曳,
那是潜阳的温柔诉说。

潜河的波光中,映照着历史的沧桑,
薛家岗的遗址,沉睡了千年的时光。
黄铺的花海绽放希望,
痘姆的陶窑燃着传承的火光。

街头巷尾,弥漫着生活的芬芳,
人们的笑容,如阳光般明亮。
梦想在这里生根发芽,
潜阳,是我们永恒的家。

风雨兼程,它砥砺前行,
辉煌篇章,正缓缓铺陈。
让我们高唱潜阳之歌,
向着未来,展翅翱翔。